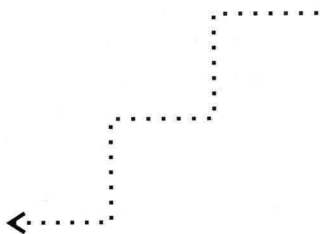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



教育与公共性

——公共教育的现代性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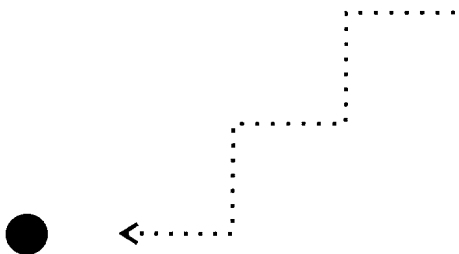
□ 樊改霞 著

这部著作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公共教育？教育的公共性的根据何在？作者以政治哲学为视角，借助共和主义理论，为分析现代公共教育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该框架解决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导致的公共教育公共性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问题，并借助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重建公共教育公共性的理论构想。作者的这种新分析思路 and 理论框架，能够为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样的教育是公共教育”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的帮助。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教育与公共性

——公共教育的现代性转型

□ 樊改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与公共性：公共教育的现代性转型/樊改霞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12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
ISBN 978-7-5334-5932-1

I. ①教… II. ①樊… III. ①教育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G5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5404 号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

教育与公共性——公共教育的现代性转型

樊改霞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83752790

印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350011)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1

字数 223 千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932-1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总 序

教育是人类伟大的实践，就如政治实践一样，它须以人类高贵和美好的目的为根据，即以善的目的为归属，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实践的美善，与理想的本真、价值判断的正当、选择的合理、行动观念的正确等密切相关，它本质上是需要价值原则进行慎思的规范性实践。作为价值实践，教育不可避免地需要哲学对实践进行规范性的思想言明，需要思想指陈教育的理想、价值、原则。

哲学的规范性探寻，指向生活的“本相”和教育的“理念”，探寻善的人与善的教育的“本质原型”，探究事实世界中没有现实化的规范性本质，如，哲学在纯粹的理念意义上提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德，什么样的教育最好、什么是正义的生活、什么是正义的教育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在形而上的层面进行解释，从而提出正当的生活及教育的普遍理由。哲学所做的“理念”工作，指向现实生活，提出的是好生活和好教育的原则或形式，以此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和教育观。所以，哲学的实践感或实践意识不是说为实践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或者以某个角度描述了教育现实，而是把实践作为人类判断、选择美善生活的价值行动和目的行动，从而提出生活实践或教育实践的理念、理想、价值和原则等，引导人们作出实践的判断、反思和选择。

哲学理解生活，理解教育，它追问理想的生活和理想的教育，探询教育与生活行动的观念、理由和原则，确立实践的纯粹形式与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问道，即追问和言说各种价值行动的道理，提出有道理的思想，依据道理而观照、理解人的生活行动，所以，哲学以思想关照世界和人，关

照教育。这意味着教育哲学的研究不是描述实践事实，而是创造规范性语言及其对话，分析在生活及教育问题中隐含的观念和思想，进行辩理，提出解释性的规范（normative）理论。教育哲学创造思想，创造对话和辩理的方式，目的是创造规范性的思想，为教育实践的具体行动言明伦理原则。

现实世界中的教育是人的给予性实践。人的实践由于人的局限性而容易犯错，教育中的诸多问题都是人的观念或行动的错误造成的，所以，哲学需要探究教育真理，从而形成对现实教育的反省和审慎。这样，哲学以思想的创造，关心生活秩序的治疗，关心教育秩序的治疗，关心心灵秩序的治疗。哲学怀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追寻生活的真理，形成源自真理的思想，以思想去分析产生教育问题的根本缘由，追问观念的混乱和意见的谬误，判断实践行动的对错好坏，只有这样，现实的生活或教育才可能会减少错误的选择，降低走向歧途的危险，避免观念的谬误或价值的混乱造成心灵秩序的颠覆和实践秩序的混乱。

如此看来，教育哲学的思想本身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实践。“思想活动，它的道路通向希望。”（维特根斯坦语）我们现在最为需要的是建立新的思想方式，以便评析我们意见的偏见和观念的谬误，形成对教育真理的理解，以丰富真诚的思想触及教育实在，通过思想的丰富而为教育实践行动领域的多元化创新提供资源。我们不仅要尊重现实的经验，而且要以开放的心态探索教育的真理与理想，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触及教育问题的本质，永远无法把现实的改造落实于恒久而理性的方向。我们教育实践的错误与失序，在于我们没有理念，没有价值准则，我们以错误纷杂的意见掌控教育行动，自以为真理在握，认为只有自己提出的见解最好，这样的执迷不悟致使我们不能开放地追寻真理，尊重思想的多元性，最终造成对思想和实践的双重损害。我们只有尝试从教育之根上去把握问题，也许才真正开展思想活动，才能形成新的经验，才能萌发新的思想方式，我们才能为现实的改造而提出多元思想的

努力，才能瞻望真理而提出对教育的观念、价值、目标和方式的思考。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出版这套丛书，试图激发多种多样的思想活动，在汉语教育学界搅动思想探求的热流，从而催生多元的思想。本丛书的目的是，让我们关于教育的一些基础观念清晰化，并且为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寻找合理性的基础。哲学是思想语言，那就意味着哲学的探究终究是对真理的分歧，这就为思想留下对话或争论的空间，以便让新的思想生长出来，所以这套丛书的目的是抛撒思想的酵素，引发对于教育实践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

本套丛书的出版，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重大支持，沈群老师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无私的奉献使得丛书面世。在这里衷心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感谢沈群老师，也感谢本套丛书的所有作者。

金生鉉

目 录

引 言	1
一、一个实践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是公共教育？	1
二、公共教育研究的历史	4
（一）国际经验	4
（二）国内经验	12
三、公共教育研究的政治哲学视角	13
（一）何谓政治哲学视角	13
（二）重建公共教育公共性的思路	17
第一章 公共教育的古典渊源与现代公共教育的产生	19
第一节 公共教育概念的词源学分析	20
第二节 公共教育的古典起源	23
一、城邦作为“公共生活领域”	23
二、城邦教育是内蕴公共性的教育	26
第三节 现代公共教育的产生	31

一、现代公共教育产生的前提条件·····	33
二、现代公共教育的发展路径·····	48
第二章 公共性：公共教育的根本特质·····	74
第一节 公共性的现代困境·····	75
第二节 公共性问题的一种救治·····	84
第三节 公共教育公共性的状况·····	95
一、公共教育公共性的来源·····	95
二、公共教育公共性的表现方式·····	98
三、公共教育公共性的价值根基·····	107
第三章 公共教育的现代性转型：公共性的失落·····	118
第一节 公共教育的制度转型·····	119
一、公共教育官僚化·····	119
二、公共教育市场化·····	125
三、公共教育的制度畸形：权力与资本共谋·····	133
第二节 公共教育的功能转型·····	136
一、公共教育的目的：从公民到国民再到消费者·····	136
二、公共教育的作用：从公共利益到国家利益再到自我利益·····	141
三、公共教育的性质：从公共善到公共物品再到消费品·····	150
第三节 公共教育的价值秩序转型·····	155
一、从关注公共生活到关注私人生活的价值·····	155
二、从价值引导到价值中立·····	158
三、劳动、赢利的外在价值僭越了目的价值·····	160
第四章 中国教育的公共性状况·····	164
第一节 历史回溯：古代中国教育去公共性的反思·····	165

一、“天下为公”中的“公共”观念	165
二、去公共性的古代中国教育	174
第三节 近代中国对教育公共性的诉求	178
一、近代中国的“公共”观念	178
二、教育公共性的浮现	184
第三节 现代教育公共性的失落	190
一、“大公无私”价值观的形成及发展	190
二、公私观念转型下的社会变化	192
三、去公共性的公共教育	198
第五章 重建公共教育的公共性	208
第一节 公民社会：公共教育公共性重建的沃壤	212
第二节 公共领域：公共教育公共性重建的基石	217
一、依寻“分际原则”，塑造健康的公、私领域	219
二、宪政：公私分际的尺度	221
三、参与：走向权力的“重叠共识”	223
第三节 培养公民：公共教育公共性重建的根本方式	226
一、公共教育培养权利公民	226
二、公共教育培养美德公民	228
第四节 改造公共学校的精神气质：公共教育公共性重建的价值平台···	
.....	230
结束语	233
参考文献	235

我是什么、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就无法由科学回答，因为那样将意味着，会有一些遗忘了自身的塞奥多洛们已经用科学方法掌管了人类灵魂的边界。但如果他们未曾这么做，则其结果必定是临时的、假设性的，于是我们通过真诚地（并无科学知识的自大与浮夸）考察我们自身与我们的处境所发现的东西，就几乎不可能比科学更有裨益。

——利奥·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导言》

引 言

一、一个实践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是公共教育？

现代公共教育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对教育的管理权发端于德国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宗教改革以前，一向把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看作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插手教育。在宗教改革中德国新教领袖马丁·路德首先提出文化教育是国家职责这一主张，他在《为基督教学校致日耳曼全国都市市长市吏书》和《送孩子上学义务之训谕》中提倡广设学校并主张教育机关应该由公费设立，政府有强迫人民送子弟入学的义务，“对青年人施以极大的爱护（教

育)”应该是“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① 马丁·路德的倡议“是自罗马帝国以后，主张教育组织要归国家管理维持的第一次提议”。^②

马丁·路德的这些观点不断得到认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国家举办、管理教育的思想得到广泛的宣传，并使得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实现“世俗、平等、免费”公共教育^③的政治纲领逐步实现。因而现代公共教育的界定也常常和国家联系起来。如德·郎特里编的《西方教育词典》对公共教育的界定是：由公共资金（地方税和国家税）资助的教育就是公共教育。这里用资金来源来界定什么是公共教育。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词典》对公共教育的界定是：公共教育也叫国民教育，一般指国家举办的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教育。这里用主办权来界定什么是公共教育。而一般认为，所谓公共教育，就是国家举办和管理的教育，主要以公立公办学校为表现形式。公共教育就成为国家举办、管理的教育代名词。

但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由国家举办和管理的公共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79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信奉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观点，坚持“小政府大市场的强调市场服务的执政思想”^④。在她的领导下，英国政府围绕限制政府干预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有化运动。1987 年，英国教育和科学大臣贝克，正式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教育改革议案》，该议案在 1988 年 7 月通过，其中指出：“政府倾向于从市场理论的角度看学

① 傅伊德·金著，任室祥、吴元训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74 页。

② 格莱夫斯著，吴康译：《中世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98 页。

③ 日本学者佐藤学区分了义务教育、公共教育、国民教育这三个概念。他指出这三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起源、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含义。公共教育的产生有赖于教育的世俗化（脱离宗教化）、公共文化以及人权思想的发展。《佐藤学教授访谈》，载中央教科所国际交流处网站，http://www.cnier.ac.cn/gjil/jlxx/gjil_20060904141619.html。

④ 本杰明·莱文著，项贤明等译：《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 页。

校，使消费者在学校事务中具有更多的影响力。解除家长为子女选择学校的人为限制，通过把个人的选择权和受教育责任都交还给个人，摆脱对国家的依赖，使教育提供者和教育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的经济关系”^①。《1988年教育改革议案》的出台被视为公共教育政策新时代开始的标志，1988年后，不仅学校走向了市场，而且英国的铁路、医院以及监狱都被推向市场化的改革。而在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掀起了“里根革命”，开始了美国的私有化改革。里根政府提出“美国公共服务不再以直接生产公共服务（如高速公路建设和教育）的方式来提供服务，而是从私人供应商（接收政府的包出任务）那里购买，或者向个人、机构和公司提供凭单让人们去购买”^②，试图把联邦政府对经济、教育的干预降到最低限度。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将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教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热潮，通过教育凭单、择校运动、公共教育私营化等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以至于1992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哥伦比亚演讲中指出：“一所学校，无论是由私人教育者、宗教组织还是地方政府开办，只要是服务于公众并对公共机构负责，就是在提供公共教育。”而在中国，“公立公办学校”、“公立民办学校”、“民办公助学校”和“公办民助学校”等新制度类型学校的出现，正在改变人们对传统公共教育的认识。公共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公共教育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随着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在资金来源、管理体制方面差距的淡化，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之间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仅仅从所有权的角度界定公共教育就会显得越来越不充分，且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界定公共教育也已经失去了可行性。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是公共教育呢？如果说国家全面举办和管理的公共教育对“公共”特征的追求以一种极端、绝对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一种剥

① 铃木慎一著，刘彦尊译：《公共教育空间：英日两国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载《外国教育研究》，2005年（10），第4页。

② 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夺、对人的一种规训，这种公共教育，正在成为新自由主义批判、消解的首要对象；那么新自由主义重新阐述的公共教育就是正当的吗？真如布什所阐释的，所有服务于公众的教育都是公共教育吗？私人教育不也是服务于公众的吗？随着国家公共资金对私人教育的大量投入，私人教育的经济来源也依赖于国家，这样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教育消失吗？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还有区别吗？服务公众的教育作为公共教育概念的内涵并不充分，作为公共教育概念的外延又不完善。新自由主义在清除国家全面举办和管理的公共教育的同时，也因为在这种教育格局中公、私不分，清除掉了公共教育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更不用谈公共教育的正当性基础^①。

什么样的教育是公共教育？看似这只是实践中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实践问题的背后是人们对该事物的认知观念，人们观念的背后又有一套理论在支撑。到底是国家举办和管理的教育是公共教育，还是市场化改革中的教育是公共教育？我们是用所属权来界定公共教育，还是像市场化改革中提出的只要是服务于公众，就是在提供公共教育，用服务对象来界定？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教育应该遵循国家观念还是市场逻辑？这两种公共教育中哪种是正当的公共教育，是值得我们诉求的公共教育，抑或这两者都不是？我们还需要公共教育吗？“公共”的教育如何可能？这就成为一系列在理论上需要重新解释的问题。

二、公共教育研究的历史

（一）国际经验

国外关于公共教育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

^① 合法性 (legitimacy) 通常和正当性 (validity) 相区别，其中合法性是一种实然有效性，而正当性则是一种应然有效性。

阶段主要是现代公共教育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洛克、李嘉图、洪堡以及斯宾塞等人坚决反对由国家举办、管理的公共教育。如洛克认定“政府与人的德行和恶行无涉”^①，政府不得强人为善，善是私人自己的事情，政治权力不能延伸到私人领域中去；而李嘉图则对当时伦敦举办公立幼儿园的计划持完全反对的观点；洪堡也在《论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坚决反对国家举办的教育。而与此同时，则是拉·夏洛泰、亚当·斯密、卢梭、密尔、边沁、本杰明·拉什、贺拉斯·曼以及随后兴起的继承了卢梭、康德、黑格尔等思想的新修正自由主义，他们以格林、包桑葵、霍布豪斯等人为代表，极力倡导国家举办、管理的公共教育。

第二阶段是现代公共教育的曲折发展期。经过前期国家举办教育反对派与赞成派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到20世纪初期，教育理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撰写了《教育史教科书》，强调国家举办的教育发展与人类文明史之间的联系；斯坦福大学教授克伯雷发表《美国公共教育》，强调公立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是美国民主政治取得的最大胜利。他们普遍认为国家举办的公共教育是出于公众的需求，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体现，公共教育不仅促进机会均等、促进社会平等，而且有利于个人的圆满发展。由国家举办的公立学校不仅被认为办学效率高，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公立学校是一个更民主的机构。但是1929—1933年西方世界爆发了特大的经济危机，这为新修正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政府代表国家举办教育、承担教育费用并配置教育资源，直接控制和管理教育，公共教育不仅实施了免费、世俗和强迫的义务教育，而且从学费到午餐、从学校公共交通工具到学生校服，无不由政府财政负担，从课程到教师评价无不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公共教育日益变成为一项由国家政策包揽一切的官僚垄断事业。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国家举办和管理的公共教育理论不断受到批评。一种是以克雷明（L. Cremin）和贝林（B. Baillyne）为代表的温和

^① 纳坦·塔科夫著，邓文正译：《为了自由—洛克教育思想》，三联书店，2001年，第21页。

派，1951年克雷明出版《美国的公立学校：一种历史的概念》，1960年贝林出版《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他们强调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批评克伯雷在公立学校问题上的进步主义观点，并指出美国公立学校并不是民主的、高效的。另一种是以迈克尔·卡茨（Michael B. Katz）、鲍尔斯（S. Bowles）、卡诺艾（M. Carnoy）和齐苏（G. Kaestle）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相继批判传统派教育史学家的观点。卡茨在《早期学校制度的嘲弄》中，对政府创办公立学校的政治和经济动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卡茨认为，国家举办的公共教育“是社会领导者、迫切追求社会地位的家长和对社会地位产生饥渴的教育工作者以他们各自的理由将教育改革强加在并不情愿的社会大众身上的结合体”^①。其后，卡茨在《阶级、官僚制度与学校》一书中指出，公共教育建立本身就是中上层阶级希望通过学校体系使人们适应城市、工业社会的产物，这是学校官僚制度形成的原因，学校中对出勤、纪律、秩序的重视反映了新工厂制度的要求。而鲍尔斯的《资本主义与美国的学校》、卡诺艾的《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以及齐苏的《城市学校体制的演进》等一致指出，由国家举办的公共教育建立的目的是便于上层阶级对学校的控制。公共教育在误导公众，向他们灌输错误的价值观，充满着阶级和种族偏见，是官僚政治的代言人。公共教育并不意味着平等、民主，它一贯以来都是保守的、种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他们指出，公共教育是由那些居心叵测、图谋剥削和控制底层民众的资产阶级所创建的，他们和被迫接受公共教育的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第三阶段则是公共教育市场化改革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失灵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误。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科斯、柏林、诺齐克等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制度等进行了猛烈攻击，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抬头，他们的理论逐渐成为

^① 转自林平：《美国公共教育新论：卡茨的观点》，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27页。

西方国家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他们也成为教育市场化的重要代言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共教育重建运动，这场运动以市场为核心，在公共教育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众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公共教育、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大量涌现。目前国外关于公共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倡导教育市场化和反对教育市场化的两元对立中。

一方面是公共教育市场化的支持者。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政治学院的约翰·E·丘伯(John E. Chubb)和泰力·M·默(Terry M. Moe)教授，他们在1990年出版了《政治、市场与学校》一书，该书为美国中小学公共教育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尤其为教育券制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此书的出版几乎引起了教育理论界的轩然大波”^①。西方的众多教育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研究者纷纷支持或者批判该书的观点，一时间该书成为西方教育学研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学术专著，并且被西方教育理论界誉为20世纪最后十年间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改革论著之一。在这本书中，作者借用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学校治理的理论视角——“教育的制度分析理论”(institutional analysis)，梳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进程，并运用制度理论建立理论框架，把学校的组织形式和工作业绩与它们所处的制度环境相联系，认为“所有的学校都深受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学校以何种形式进行组织、运作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处的制度背景”^②。他们用私立学校的优越性来反观科层制下的公立学校所受的种种束缚，对国家控制下的公共教育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目前的公立学校所处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控制制度，即高度层级化的科层制体系，由于科层制体系本身结构臃肿、运作效率低下和无效，最终导致了公立学校办学质量的下降。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个

① 约翰·E·丘伯，泰力·M·默著，蒋衡译：《政治、市场与学校》，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问题，制度内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必须通过制度变革。与传统的、低效的学校民主控制制度相比，建立在学校自主权、择校和竞争等要素基础之上的市场制度效率要高得多。除了进行理论论证外，丘伯和默抽取了美国 500 多所学校，通过对两万多名学生、教师和校长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深入剖析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公共教育的影响，提出在择校、竞争和学校自主权等要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市场化的制度模式将更有效率。

此外，卡内基教育与经济论坛顾问雷·马歇尔和主席马克·塔克撰写了《教育与国家财富：思考生存》一书，该书是在对丹麦、日本、瑞典、德国和新加坡等国旨在提升国民技能和增强生产效率的主要政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美国公共教育体系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并提出在知识经济新形势下，美国要像德国和日本那样建立一个高工资、完全就业的经济体系，就要有高绩效的工作组织和高技能的劳动大军，而对公共教育进行同步重建则是关键要素。因而，“必须把教育培训和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高绩效的学校组织和学校管理模式，以使公共教育通过培养适宜的人力资源才能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①。

而公共教育市场化的反对者则从方方面面进行了批判。第一，反对者认为公共教育市场化导致公共教育重新官僚化。丘伯和默指责政府的政治性与官僚性妨碍了学校取得学术成就，建议使公立学校从民主控制转为市场导向，而荷尼格（Bill Honig）则批评丘伯和默的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市场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官僚机构。法瑞尔（Francis Farrell）等人经研究发现，准市场制度内已经创立了一种新的微观官僚制，所以他们认为在市场化下的公共部门是重新官僚化而不是去官僚化。第二，反对者认为公共教育市场化使得公共教育的公共性丧失。伯克（Fred G. Burke）在《公共教育：谁来负责？》一书中认为，美国上个世纪

^① 雷·马歇尔，马克·塔克著，顾建新译：《教育与国家财富：思考生存》，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 页。